吳郡志/卷2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八 ◄

吳郡志
卷二十九

► 卷三十

土物

干將、莫耶二劍，皆吳王闔廬所佩。干將，吳人，與歐冶子同師。莫耶，干將之妻。干將作劍，采五山之鐵精，六合之金英。候天伺地，陰陽同光，百神臨觀，天氣下降，而金鐵之精不銷。干將不知其由，莫耶曰：「子以善為劍，聞於王。王使作劍。三月不成，其有意乎？」干將曰：「吾不知其理也。」莫耶曰：「夫神物之化，須人而成。今夫子作劍，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？」干將曰：「昔吾師作冶，金鐵之類不銷。夫妻俱入冶爐中，然後成物。後世即山作冶，麻糸至蓑服，然後敢鑄金於山。今吾作劍不變化者，其若斯耶？」莫耶曰：「師知爍身以成物，吾何難哉。」於是干將妻乃斷髮翦爪，投於爐中。使童男童女三百人，鼓橐裝炭，金鐵乃濡，遂以成劍。陽曰干將，陰曰莫耶。陽作龜文，陰作漫理。干將匿其陽，獻其陰，闔閭甚重之。會魯使季孫來，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。季孫拔劍之鍔，中缺者大如黍米。歎曰：「美哉劍也。雖上國之師，何能加之。夫劍之成也，吳霸。有缺，則亡矣。我雖好之，其可受乎？」不受而去。干將墓在匠門外東數里，承平時，人耕其旁，忽有青蛇繞足。其人驚，遽以刀斷之。其前半躍人草中，不復見。徐視其餘，乃折劍一段。至暮，欲持歸，亦忽失之。方惟深有詩具載其事。【《吳越春秋》、《中吳紀聞》。】

屬鏤之劍，吳王夫差所以賜伍子胥者。【《吳越春秋》】

吳鴻、扈稽二金鉤，吳王闔閭所作。闔廬既得干將、莫耶，復命國中作金鉤。令曰：「

能為善鉤者，賞百金。」吳作鉤者甚眾，有人貪王重賞，殺其二子，以血釁金，遂成二鉤以獻，詣宮門求賞。王曰：「為鉤者眾，子獨求賞，何以異於眾夫子之鉤乎？」作鉤者曰：「吾之作鉤也，貪而殺二子，釁成二鉤。」王舉眾鉤示之曰：「何者是也？鉤甚多，形相類，不知其所在。」鉤師向鉤呼二子之名曰：「吳鴻、扈稽，我在此，王不知汝之神也。」兩鉤俱飛著父胸，吳王大驚，賞百金，遂服鉤不離身。【《吳越春秋》】

太湖石，出洞庭西山，以生水中者為貴。石在水中，歲久為波濤所衝撞，皆成嵌空。石面鱗鱗作靨，名彈窩，亦水痕也。沒人縋下鑿取，極不易得。石性溫潤奇巧，扣之鏗然如鍾磬。自唐以來，貴之。其在山上者名旱石，亦奇巧。枯而不潤，不甚貴重。白居易品牛僧孺家諸石，以太湖石為甲。宣和五年，郡人朱勔造巨艦，載太湖石一塊入京師，以千人舁進。是日，役夫各賜銀碗，並官其四仆皆承節郎及金帶。勔遂為威遠軍節度使，而封石為盤固侯。動誅，餘小石未獻者留郡。西河兩傍，悉歸張循王家。比年，士大夫好石者多，山中人始以旱石加斧鑿，作玲瓏意。又剜石麵凸作彈窩紋，街不識者，或得善價。其非巧石，但青白玉質，可作碑碣及甕砌兜者，則出湖中之龜山。瑩潔可鑒，堅潤如金玉，亦為天下之冠。程俱所賦者是也。

【陳洙《太湖石賦並序》：客有嗜太湖石者，圖其形示餘，命為賦。其辭曰：江之東，直走數百里，有太湖兮澄其清。湖之浪，相擊幾千年，有頑石兮醜其形。徒觀夫風撼根折，波流勢橫。神助爾怪，天分爾英。駭立驚犀，低開畫屏。素煙散而復聚，蒼苔死兮又生。譬夫枯槎浮天，黑龍飲水。鬼蹲無狀，雲飛乍起。稚戲攜手，獸眠盤尾。大若防風之骨，竅如比幹之心。密〔蜜〕房萬穿，秋山半尋。子都之戟前其鐓，韓棱之劍利於鑄。若乃湖水無邊，湖天一色。露氣曉蒸，蟾津夜滴。伊爾堅姿，峭兮寒碧。千怪萬狀，差〔蓋〕難得而剖悉。我將吊范蠡於澤畔，問伍員於波際。原君厥初，何緣而異？公侯求之，如張華之求珠。眾人獻之，如卞和之獻玉。植於庭囿，視之不足。噫！爾形擁腫兮，難琢明堂之礎。爾形中虛兮，雞刻鴻都之經。用汝作礪兮，汝頑厥姿。攻汝為磬兮，汝濁其聲。亡所用之，而時人是寶。余獨掩口盧胡〔胡盧〕而笑子之醜。　程俱《太湖采石賦》：建中靖國元年，以修奉景靈西室，下吳興、吳郡，采太湖石四千六百枚。而吳郡實采於包山，某獲目此瑰奇之產。謹為賦云：吳吏采石於包山也，洞庭鄉三老，趨而進，揖而言曰：惟古渾渾，物全其天。金藏於穴，珠安於淵。機械既發，削蚌椎礦。不翼而飛，無陘而鵬。刳山探海，階世之競。乃若富媼贅瘤，則為山嶽。茂草木於毛膚，包嶄岩於骨骼。與瓦甓其無間，何於焉而是索。今使者窺復穴，蕩沉沙。搜奇礓於洞腳，劂巧勢於丘阿。呼靈匠以運斤，指陽侯使息波。豎江山之專專，績劍閣之峨峨。莫不剔山骨，拔雲根。貞女屹立，伏虎晝奔。督郵攘袂以相睨，令史臨江而抗尊。雖不遭於醢

沃，豈有恨於苔痕。嗟主人之不見，似羊牧之猶存。何一拳之足取，笑九仞之徒勤。既而山戶蛾集，篙師雲屯。輸萬金之重載，走千里於通津。使山以為骨，則土將圮。使玉以為璞，則山將貧。煮糧之容，歎終年之無飽。談玄之老，持一法其誰論。嘗聞不為無益，則用之昕以足。惟土物愛，則民之所以淳。怪斯取之安用，非野夫之樂聞。敢請使者。吏呼而語曰：醯雞不可與語天，蠮螉不可與論年。矧齊侯之讀書。豈且輪人之得言？三老曰：極治之世，樵夫笑不談王道。至聖之門，鄙夫問而竭兩端。野人固願知之。對曰：上德光大，孝通神明。闡原廟之制，妥在天之靈。以謂物不盛，則禮不備；意不盡，則享不精。故金瑰琛誹，天不秘其寶。樟楠姬梓，地不愛其生。而青州之（奇）陸，猶未促於充庭，故於此乎取之。且鑿太行之石英，采穀城之文石，以起景陽於芳林者，魏明之侈陋也。菲衣、惡食、卑宮室，以致美乎祭把者，夏禹之勤儉也。上方戒後苑之作，緩文思之程。示敦樸以正始，盡情文而事神。此固上德之攡明〔名〕者矣。抑嘗聞之：西有未夷之羌，北有久驕之虜。顧蹀血之未艾，乍遊魂而送死。方將不頓一戈，不馳一羽，殄醜類於煙埃，瞰幽荒於掌股。庶黃石之斯在，倘素書之可遇。抑又聞之：三德雖修，不遺指佞之草；萬國雖和，猶豢觸邪之獸。蓋邪佞之蠱心，猶青肯之自湊。惟屬鏤之無知，顧尚方之奚救。故將鑄采石以為劍，凜豎毛於佞首。若是，則在邊無汗馬之勞，在庭無履霜之咎也。抑又聞之：堯不能無九年之災，湯不能無七年之旱。雖陰陽之或戾，豈閉縱之可緩。故將放鞭石於宜都，回雨陽於咳眄。抑又聞之：扶耒之子，有土不毛。抱甕之老，有茅不薅。富者侈而貧者惰，遊者逸而居者勞。雖齊導之有素，奈狡兔而是逃。故將取嘉石以列坐，平罷民於外郊。抑又聞之：日不蔽則明，川不辟則清。聽之廣者視必遠，基之固者室不傾。方披旒而出齪，俾伐鼓而揚旌。蓋蕭牆之戒，坐遠於千里。朽〔朽〕索之馭，益危於薄冰。矧四者之無告，尤聖人之所矜。故將盡九山之赤石，達萬宇之窮民。三老悚然而興曰：聖化蓋至此乎？吏曰：此猶未也。若其造化掌中，宇宙胸次。彌綸兩儀而執天衡，燮理二氣而襲氣母。此包犧之婦，所以引日星之針縷。方將煉五色以補天，育萬生於一府，既無謝於襄城之師，又何驚於藐姑之處。吾其與汝飲陰陽之和，而遊萬物之祖矣。又何帝力之知〔有〕哉！三老稽首再拜曰：鄙樸之人，聾瞽其知，鹿豕其遊。竊臆妄議，乃命知之。　白居易《太湖石記》：古之達人，皆有所嗜：玄晏先生嗜書，嵇中散嗜琴，靖節先生嗜酒，今丞相奇章公嗜石。石無文無聲，無臭無味。與三物不同，而公嗜之何也？眾皆怪之，走獨知之。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：苟適吾意，其用則多。誠哉是言，適意而已。公之所嗜，可知之矣。公為司徒，保厘河洛。治家無珍產，奉身無長物。唯東城置一第，南郭營一墅。精葺宮宇，謹擇賓客。道不苟合，居常寡徒。遊息之時，與石為伍。石有族聚，太湖為甲。羅浮、天竺之徒次焉。今公之所嗜者，甲也。先是，公之寮史〔吏〕，多鎮守江湖。知公之心，唯石是好。乃鉤深致遠，獻瑰納奇。四五年間，疊疊而至。公於此物，獨不廉讓。東第南墅，列而置之。富

哉石乎，厥狀非一：有盤坳秀出，如靈丘仙雲者。有端儼〔嚴〕挺立，如真官神人者。有縝澗削成，如珪瓚者。有廉棱銳剔，如劍戟者。又有如虬如鳳，若跧若動。將翔將踴，如鬼如獸。若行若驟，將攫將驟。風烈雨晦之夕，洞穴開皚，若飲雲欺雷，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。煙霽景麗之旦，岩專霪豎，若拂嵐撲黛，靄靄然有可狎而玩之者。昏曉之交，名狀不可。撮要而言：則三山五嶽，百洞千壑，飜縷簇縮，盡在其中。百仞一拳，千里一瞬，坐而得之。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。常與公迫觀熟察，相顧而言。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？將胚渾凝結，偶然成功乎？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，不知幾千萬年，或委海隅，或淪湖底。高者僅數仞，重者殆千鈞。一旦不鞭而來，無腥而至。爭奇騁怪，為公眼中之物。公又待之如賓友，親之如賢哲，重之如寶玉，愛之如兒孫。不知精意有所召耶？將尤物有所歸耶？孰為而來，必有以也。石大小其敷四等，以甲乙丙丁品之。每品有上中下，各刻於石之陰。曰：牛氏石，甲之上，丙之中，丁之下。噫！是石也，百千載後，散在天壤之內。轉徙隱見，誰復知之。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，睹斯石，覽斯文，知公之嗜石之自。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。　牛僧孺《題太湖石詩序》：李蘇州遺太湖石，奇狀絕倫，因題二十韻。《奉呈夢得樂天》詩：胚渾何時結，嵌空此日成。掀蹲龍虎鬥，恢怪鬼神驚。帶雨新冰淨，轉敲碎玉鳴。攙叉鋒刃簇，纓絡鈞絲縈。近水搖奇冷，依鬆助淡清。通身鱗甲隱，透穴洞天明。醜凸隆胡準，深凹刻兕績。雷風疑欲變，陰黑訝將行。噤疹微寒早，輪囷數片橫。地隻慧墊壓，鱉足困支撐。珍重姑蘇守，相憐懶慢情。為探湖底物，不怕浪中鯨。利涉餘千里，山河僅百程。池塘初展見，金玉自風輕。側眩魂滋悚，周觀意漸平。似逢三益友，如對十年兄。王［去聲］興添魔力，消煩破宿酲。媲人當綺皓，視秩即公卿。［南朝有司空石，蓋以定石之品流。］念此園林寶，還須別識精。詩仙有劉白，為汝數逢迎。　劉禹錫《和題姑蘇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》詩：震澤生奇石，沉潛得地靈。初辭水府出，猶帶龍宮腥。發自江湖國，來榮卿相庭。從風夏雲勢，上漢古查形。拂拭魚鱗見，鏗鏘玉韻聆。煙波含宿潤，苔蘚助新青。嵌穴胡雛貌，纖錯蟲篆銘。孱顏傲林薄，飛動向雷霆。煩熟近還散，餘醒見便醒。凡禽不敢息，浮牆莫能停。靜稱垂鬆蓋，鮮宜映鶴翎。忘憂常目擊，素尚與心冥。渺小欺湘燕，團圓笑落星。徒然想融結，安可測年齡。采取詢鄉耆，搜求按舊經。垂鈞人空隙，隔浪動晶熒。有獲人爭賀，歡謠眾共聽。一州驚閱寶，千里遠揚胎。睹物洛陽陌，懷人吳禦亭。寄言垂天翼，早晚起滄溟。　白居易《牛相公宅太湖石》詩：錯落復崔嵬，蒼然玉一堆。峰駢仙掌出，罅拆劍門開。峭頂高危矣，蟠根下壯哉。精神欺竹樹，氣色壓亭台。隱起磷磷狀，凝成瑟瑟胚。廉能露鋒刃，清越叩瓊瑰。岌業形將動，嵬峨勢欲摧。奇應潛鬼怪，靈合蓄風雷。黛潤沾新雨，班明帶古苔。未曾棲鳥雀，不肯染塵埃。尖削琅玕筍，深剜馬腦豪。海神移碣石，畫障簇天台。在此為尤物，於人負逸才。渡江千筏載，入洛五丁推。出處雖無意，升沉亦有媒。拔提水府底，置向相庭隈。對稱吟詩句，看宜把酒杯。

終隨金碾用，不學玉山頹。疏傅心偏愛，園公眼屢回。共嗟無此分，虛管太湖來。　又詩云：遠望老崇，近觀怪釜。才高八九尺，勢若千萬尋。嵌空華陽洞，重疊匡山岑。邈矣仙掌迥，呀然劍門深。形質貫今古，氣色通晴陰。未秋已瑟瑟，欲雨尤沉沉。天姿信為異，時用非所任。磨刀不如礪，扌壽帛不如砧。何乃主人意，重之如萬金。豈伊造物者，獨能知我心。　義詩云：煙翠三秋色，波濤萬古痕。削成青玉片，截斷碧雲根。風氣通岩穴，苔文護洞門。三峰具體小，應是華山孫。　皮日休詩：茲山有石岸，抵浪如受屠。雪陣千萬刳，蘚六高下刳。乃是天詭怪，信非人功夫。六丁雲下取，難其網珊瑚。厥狀復若何，鬼工不可圖。或拳若虺蜴，或蹲如虎蒲。連絡若鉤鑠，重疊如萼跗。或若巨人骼，或如天帝符。絳肛筧簹筍，格磔琅玕株。斷處露海眼，移來和沙須。求之煩耄倪，載之勞舳艫。通侯一以眄，貴卻驪龍珠。厚賜以睬書，遠去窮京都。五侯上山下，要爾添岩齬。賞玩若稱意，爵祿行斯須。苟有王佐士，崛起於太湖。試問欲西笑，得如茲石無。　陸龜蒙詩：他山豈無石，厥狀皆可薦。端然遇良丁，坐使天質變。或裁基棟宇，礧砢成廣殿。或出溫瑜，精光具華填。或將破仇敵，百跑資苦戰。或用鏡功名，萬古如會麵。今之洞庭者，一以非此選。槎牙真不材，反作天下彥。所奇者嵌崆，所尚者蔥蓓。旁穿參洞穴，內窮均環釧。刻削九琳窗，玲瓏五明扇。新周碧霞段，旋剴秋天片。無力置池塘，臨風隻流眄。　胡宿詩：海岱鉛鬆妄得名，洞庭山腳失寒瓊。漱成一朵孤雲勢，費盡千年白浪聲。誰向機逸逢織女，直疑岩下見初平。年來貢物多成病，日繞蒼苔幾遍行。】

石井、松江二水，唐張又新品第東南烹茶之水為七等，以虎丘石井為第三，吳松江為第六。今劍池傍經藏之後有大石井，面闊丈餘，嵌岩自然。上有石轆鱸，歲久堙塞。今寺僧乃以山後寺中上井為石井，甚可笑。紹興三年，主僧如壁，始淘古石井，去淤泥五丈許。四傍皆石壁，鱗皴天成。下連石底，漸窄。泉出石脈中，一宿水滿井。較之二水，味甘泠勝劍池。時郡守沈揆虞卿聞之，往觀大喜。為作屋覆之，別為亭於井傍，以為烹茶宴坐之所。自是古跡復出，邦人咸喜。

松江水，在水品第六，世傳第四橋下水是也。橋今名甘泉橋。好事者往往以小舟汲之。

白雲泉，在天平山腰，乳泉也。

【白樂天詩：天平山上白雲泉，雲自無心水自閑。何必奔衝下山去，更添波浪向人間。
　范仲淹：靈泉在天芒，狂滾不能侵。神蛟穴其中，渴虎不敢臨。靜照涵秋碧，泓然一勺深。遊潤勝雲飛，散作三日霖。天造豈無意，神化安可尋。挹之如醍醐，盡得清涼心。

聞之異絲竹，不含哀樂音。月好群籟息，涓涓度前林。子晉罷雲笙，伯牙收玉琴。裴回不擬去，復發滄浪吟。乃雲堯湯歲，盈盈長若今。萬里江海源，千秋鬆桂陰。茲焉如有價，北斗量黃金。陳純臣《薦白雲泉書》：前進士陳純臣謹裁害，獻於知府司諫閣下：純臣聞仁智之性，各有所樂。蓋得之小，而後寓之外也。在昔仲尼登泰山，曾點浴沂水，聖賢之於寓亦已遠矣。粵門判融結，其中傑然若高嶽巨浸。不待標異，固已聳動人耳目，不幸出於窮幽之地，必有名世君子，發揮善價。所以會稽平湖，非賀知章不顯。丹陽舊井，非劉伯初不振。陸胥台古郡直西不三十里，有山曰天平，山之中有泉曰白雲。山高而深，泉潔而清。倘逍遙中人，覽寂寞外景。忽焉而來，灑然忘懷。碾北苑之一旗，煮并州之新火。可以醉陸羽之心，激盧全之思。然後知康穀之靈，惠山之英，不足多尚。天寶中，白樂天出麾吾鄉，愛貴清，嘗以小詩詠題。後之作者，以樂天托諷雖遠，而有所未盡。是使品第泉目者，寂寂無聞。蒙莊有云：「重言十七」。今言而十有七，焉天下之信，非閣下而誰歟？恭惟閣下性得泉之醇，才猶泉之浚，仁稟泉之勇〔湧〕，智體泉之動。靄是四雅，鍾於一德。又豈吝陽春之辭，以發揮善價。純臣先人鬆憤，賓彼一隅，歲時往還。嘗愧文辭窘澀，不足為來今之信。倘閣下一漱齒牙之末，擘箋發詠。樂天如在，當斂采避道。不任拳拳之誠。　錢藻：白雲岩靜最深隈，泉溜泓溶石竇開。宿霧不生澄曉月，殘風輕漾墊寒雷。源從天漠星邊落，流自鱉峰海上回。莫謂無心事奔注，曾隨霖雨下山來。】

憨憨泉，在寶華山寺之東山半，極清冽。相傳為得道僧名憨憨和尚者卓錫所出。法雨泉，在穹窿山。

隱泉，在洞庭西山毛公壇道側。《真誥》所謂白芝隱泉，其水紫色。

白磍，出陽山。鑿山為坑，深數十百丈始得。初如爛泥，見風漸堅。膩滑精細，他處無比者。土人亦當白石脂用。《本草注》「吳郡貢石脂」，則知可作石脂用。又有一等紅紫色者，亦以當赤石脂用也。

綵箋，吳中所造，名聞四方。以諸色粉和膠刷紙，隱以羅紋，然後砑花。唐皮、陸有倡和魚箋詩云：「向日乍驚新繭色，臨風時辨白萍文。」注：「魚子曰白萍」，此豈用魚子耶？今法不傳，或者紙紋捆如魚子耳。今蜀中作粉箋，正用吳法，名吳箋。

五酘【徒鬪反】酒。白居易守洛時，有《謝李蘇州寄五酸酒》詩。今里人釀酒。麴米與漿水已人甕。翌日，又以米投之，有至一再投者，謂之酘。其酒則清冽異常，今哺之五

酘，是米五投之耶？李蘇州，疑是李紳。

綠頭鴨，水禽，村人皆養之。養者名家鴨，野生者名野鴨。野鴨多綠頭。世傳陸龜蒙居笠澤，有內養使杭州，舟出舍下。龜蒙家童，以小舟驅群鴨出，內養彈其一，折頸。龜蒙遽從舍出，大呼云：「此綠鴨有異，善人言，適將獻狀本州，貢天子。今持此死鴨，以詣官自言耳。」內養甚驚，厚祈之，龜蒙笑而止。因徐問龜蒙曰：「此鴨何言？」曰：「常自呼其名。」

【《談苑》唐李邕《鬬鴨賦》：東吳王孫，嘯傲閶門。魚橫玉劍，蟻沸金樽。賓僚霧進，遊俠星奔。掛舟兮綿纜，碧潤兮花源。爾乃輟輕橈，登水合，絲管遞進，獻酬交錯。雲欲起而中留，塵將飛而遂落。既而酣則徙座，取物為娛。徵羽毛之好烏，得渤海之仙鳧。坐〔出〕籠而振，少步而趨。唼喋爭食，離樅帶雛。隨綠波而澹蕩，向紅藻而敷愉。是之為物也，詭類殊種，遷延遲重。其聚則同而不和，其鬥則仁而有勇。參差贅聚，颯遝繽紛。其浮蔽水，其族如雲。共沿波而弄吭，各求匹而為群。繞菰蒲而相逐，隔州洲渚而相聞。於是乎會合紛泊，崩奔鼓作。集如異國之同盟，散若諸侯之背約。迭代擒縱，更相觸搏。或離披以折銜，或奮振以前卻。始戮力兮決勝，終追飛兮襲弱。聳謂驚鴻，回疑返鵠〔鵲〕。逼仄兮掣曳，聯翩兮踴躍。忽驚進以差池，沉浮而閃爍。號噪兮沸亂，傾耳為之無聞。超騰兮往來，澄潭為之潰。排錦石，蹴瓊沙，披羽翰，簸煙霞。避參差之荇菜，隰菡萏之荷花。駐江妃之往棹，留海客之歸查。而乃擁津塞浦，旁觀如堵。空裏郾，訇厲天。蛙醒兮失笑，龜魚兮透泉。專場之雞沮氣，傾市之鶴斷妍。其為狀世不一，其為態也且（千，豈筆精之所凝，非意匠之能）傳。良戒之而在鬥，俾聞義而忘筌。】

鶴媒，吳人射烏，養一馴鶴。使行前，而以草木葉為盾以自翳，挾弩矢以伺之。群烏見鶴，以為同類，無猜，遂為矢所中。陸龜蒙有《鶴媒歌》以譏同類相陷者。

【歌云：偶繫漁舟汀樹枝，因看射鳥令人悲。盤空野鶴忽然下。背翳見媒心不疑。媒閑靜立如無事，清唳時時入遙吹。徘徊未忍過南塘，且應同聲就同類。梳刷宛若相逢喜，祇怕才來又驚起。窺鱗詠藻乍低昂，立定當胸流一矢。媒歡舞躍勢離披，似諂功能邀弩兒。雲飛水宿各自物，妒侶害群由爾為。而況人間有名利，外頭笑語中猜忌。君不見，荒陂野鶴陷良媒，同類同聲真可畏。】

鵁鶄，水禽。陸龜蒙嘗得之於震澤。黑襟、青脛、丹爪，色幾及項。龜蒙哀其野逸，而

囚錄籠檻。為賦詩焉：

【詞幾曾誇鶡［徒角切］鴠［牛欲切］流，果為名誤別滄洲。雖蒙靜置疏籠晚，不似閑棲折葦秋。自昔稻粱高烏畏，至今珪組野人讎。防微避繳無窮事，好與裁書謝白鷗。】

炙魚。吳公子光將殺王僚，與專諸謀之。專諸曰：「王好何味？」光曰：「好嗜魚之炙也。」專諸乃去，從太湖學炙魚，三月得其味。光饗王僚，王僚被棠鐵之甲三重。專諸置魚腸炙魚中以進，擘炙魚，推匕首，刺王僚，貫甲達背焉。【《吳越春秋》】

魚鱠。吳王聞三師將至，治魚為鱠。將到之日，過時不至，魚臭。須臾，子胥至，閤閭出鱠而食，不知其臭，復重為之。吳人作，自闔閭始也。【《吳越春秋》】

殘魚。吳王孫權江行食，有餘，因棄之中流，化而為魚。今有魚，猶名吳餘者。長數寸，大如筋，尚類形。案、此即今之殘魚。【《博物志》】

鱸魚，生松江，尤宜鱠。潔白鬆軟，又不腥，在諸魚之上。江與太湖相接，湖中亦有鱸。俗傳江魚四鰓，湖魚止三鰓，味輒不及。秋初魚出，吳中好事者競買之，或有遊松江就之者。後漢左慈，嘗在曹操坐。操曰：「今日高會，珍羞略備，所少吳江〔松〕鱸魚耳。」慈曰：「此可得也。」因求銅盤貯水，以竹竿餌釣於盤中。須臾，引一鱸魚出。操曰：「一魚不周坐席，可更得乎？」慈乃更餌，沉之須臾，復引出。皆長三尺餘，生鮮可愛。操使鱠之，周浹會者。鱸鱠為世所珍，久矣。晉張翰字季鷹〔鷹〕，為大司馬東曹掾。因秋風起，思鱸魚鱠，菰葉羹，遂罷官歸。《金谷園記》謂：鱸負，常以仲秋從海入江。菰葉，南越人以箭筍和為羹，甚珍。魚白如玉，菜黃如金，隋人已呼為金羹玉鱠。大業中，吳郡嘗獻鱸鱠，事具「鮑魚」條。

【陶弼《江上魚〔漁〕者》詩云：江上往來人，但愛鱸魚美。君看一葉舟，出沒風波裏。
東坡《和文與可洋州金橙徑》詩云：金橙縱復里人知，不見鱸魚價自低。須是松江煙雨裏，小船燒薤香莖。】

白魚，出太湖者為勝。舊說此魚於湖側淺水菰蒲之上產子。民得采之，隨時貢入洛陽。吳人以芒種日謂之入梅，梅後十五日謂之入時。白魚於是盛出，謂之時裏白。

石首魚。《吳地記》：吳郡魚城下，水中有石首魚。至秋化為鳧，鳧頂中有石。《吳錄》

又云：婁縣有石首魚，至秋化為鳧，鳧頭中猶有石。今惟海中，其味絕珍，大略如巨蟹之螯，為江海魚中之冠。夏初則至，吳人甚珍之。以楝花時為候。諺曰：「楝子花開石首來，笥中被絮舞三台。」言典賣冬具以買魚也。此時已微熟，魚多肉敗氣臭。吳人既習慣，嗜之無所簡擇，故又有忍臭吃石首之譏，二十年來，沿海大家始藏冰，悉以冰養，魚遂不敗。然與自鮮好者，味終不及。以有冰故，遂販至江東金陵以西，此亦古之所未聞也。海上，八月間又有一種石首。此時天涼，不假冰養而自鮮美，謂之回潮石首。

河豚魚，世傳以為有毒能殺人，魚無頰無鱗，與目能開闔，及作聲者有毒。而河豚備此四五者，故人畏之。此魚自有二種，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，尤毒。然人甚貴之。吳人春初會客，有此魚則為盛會。晨朝烹之，羹成候客至，率再溫之以進，云尤美。或云其子不可食，其子大如一粟，浸之經宿則如彈圓。又云：中其毒者，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、至寶丹皆可解。橄欖子亦解備塵母，故羹中多用之。反烏頭、附子、荊芥諸風藥，服此等藥而食河豚，及食河豚而後即服藥，皆致死。蘇文定公轍嘗記吳人丁隙因食河豚而死，以為世戒。【《明道雜志》】

針口魚，口有細骨半寸許，其形如針。春時，群集於松江長橋之下。土人撈取以為乾，餉遠，味甚腴。

菰葉羹，晉張翰所思者。按：菰即茭也。菰首，吳謂之茭白。甘美可羹，而葉殊不可瞰，疑葉衍或誤。今人作鱸羹乃筆以蓴，尤有風味。

熙寧七年，太和宮得大龜，徑二尺，其尾五介，甲甚堅。人云。計數百歲。

蟹，江湖海浦皆有之。《松陵倡和》有《海蟹》詩。然能發風生疾，故皮日休詩云：「病中無用雙螯處」，陸龜蒙詩云：「藥杯應阻蟹螯香」，蓋吳人所嗜也。相傳稻之登也，率執一穗以朝其魁，然後從其所之。早夜瘖沸，指江而奔。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，曰蟹斷〔籪〕。得遁丈奔紛越軼，以入於江，則形質浸大矣，漁者又斷〔籪〕而求之。其得遁者遂入於海，形質益大，海人亦異其稱謂矣。【《笠澤業書》】